

春

張

恨

水

著

明

外

史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

春明外史（全十二集）

每集定價銀九角
一至六集合售銀五元
（外埠酌加郵費滙費）

著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省世界書局

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五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九回 | 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| 倚松鄰瘦竹寄託遙深 |
| 第三十回 | 不辨雌雄混戰娘子隊 | 都無倫次同結女兒盟 |
| 第三十一回 | 稚子無家依人憐鄭婢 | 名姝雅集顧曲學周郎 |
| 第三十二回 | 顧影自憐漫吟金縷曲 | 拈花微笑醉看玉鉤斜 |
| 第三十三回 |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裏 | 勘破美人計金盡牀頭 |
| 第三十四回 | 斗酒隻鷄淒涼祭綠野 | 閑花野草惆悵晤青衫 |
| 第三十五回 | 流盼屬新知似曾相識 | 聽歌懷故國無可奈何 |

第二十九回

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倚松鄰瘦竹寄託遙深

楊杏園走出來一想，我去回劍塵一個信罷，便到何劍塵家裏來。何劍塵的夫人，梳着一個辮子，短衣短袖，褲腳子高高的，穿了一雙高跟皮鞋，低着頭身子直轉，在院子裏扯空竹。那位李冬青女士，也在這裏，穿着嘩嘩夾襖，黑洋縐裙子，踏了一雙青布平底鞋，素淡極了。清清亮亮的梳一個頭，只蓬着一點鬢髮，臉上一點粉也沒擦，白裏越發映出紅來，一派聰明大方的樣子，都顯了出來。他抱着手籠着袖子，靠在走廊的柱子下，看何太太扯空竹，只是吟吟的微笑。他猛抬頭看見楊杏園，一面點了一個頭，一面笑喊道：何太太，客來了。何太太一回頭，見是楊

杏園笑得把頭直低到懷裏去。手一停，空竹掉在地下直轉，將手上扯空竹的棍子麻索一扔，搶先進屋子去了。何劍塵在屋子裏笑了出來，請楊杏園裏面坐，李冬青也跟進來了。何劍塵因為他二人會面，想起還書的事，不禁說道：「天下事聚散沒有一定，東西也是這樣。李先生丟了的那部書，據李先生說，好幾年不見了，不料一點兒沒動，却在杏園那裏被我尋出來，物歸原主，這不是一個證據嗎？」李冬青聽了這話，就對楊杏園一笑道：「謝謝楊先生，不是何先生說，我都忘記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我也忘記了一樁事，令堂大人前次不是託我打聽愛美學校的事嗎？我去是去了一回，就因為耽誤了，忘記回信，對不起得很。」李冬青道：「這是家母的意思，我就始終沒有想到這上頭去，這是不成問題的事了。」他本坐着的，說到這裏，起了起身，牽了一牽衣襟，然後又坐下，才說道：

楊先生那書裏還有幾首大作，恐怕錯夾在裏頭的，我當時寄回去了，收到了嗎？楊杏園聽了這話，臉上禁不住熱一陣，却笑道：這本是做好了，打算在報上塞塞空白的，後來一看，究竟不大好，沒有發出去，不知道怎麼就夾在那本書裏了。不知道的不要說我班門弄斧嗎？李冬青笑道：很好，是老手筆，那時得工夫，我很願意請教。何劍塵對楊杏園道：李女士這個眼界極高的人，他說好一定不錯。不知道李先生看見的，是幾篇什麼文章！李冬青嘴角微微一動，有點笑意，正想說出來。楊杏園便說道：幾首無聊的小詩，什麼好東西呢？李冬青道：楊先生太客氣了，我曾聽見何先生說過，楊先生近體詩做得最好。去年年冬，和張船山的八首梅花詩，尤其是傳誦一時，可惜沒看見。楊先生能不能夠檢了出來，給我瞻仰瞻仰？說完，先就微微一笑。楊杏園一想，我那八首詩，

是本事詩，怎麼能夠拿得出來？本想說不值一看，又恐怕拒絕李冬青的要求，很不合適。便道：事是有這一回事，並不是梅花詩，不過借張船山的原韻，做了八首感懷詩罷了。那天得空，檢出陳報來，一定送給李女士指教。說到這裏，便笑着對何劍塵道：我這幾首詩，又是幾時傳誦一時了？你不是譽揚過分嗎？何劍塵道：從前人家不知道北京城裏有個楊杏園，自從你在報上登過那八首詩之後……楊杏園聽他說到這裏，生怕他老實的說出來，對何劍塵望了一眼。何劍塵接上說道：人家就說你是一個詩家，引得你越發的要作詩，還打算印專集呢，這不是傳誦一時的明證嗎？不過你在李女士面前，好像是小巫見大巫，總有些膽怯怯的，不敢說有本事，免得栽筋斗，是也不是？李冬青禁不住笑了，搭訕着抬起手去理鬢髮，說道：我常說何先生是個會說話的人。



這時，何太太換了一件長些的衣服，又繫了一條裙子，笑着走出來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又不是客，嬾子爲什麼還要換衣服才出來？何太太道：我倒不是爲客來換衣服，因爲到了一張新片子，我要和李先生出去看電影。楊杏園笑道：嬾子越發的文明了，在家裏講究運動，又講究高雅的娛樂。這句話說得何劍塵笑了。說道：他就喜歡上電影院，總是逼着我一陣，譚譯給他聽，電影看完，嘴也乾了，如今有了李女士陪他，我就如釋重負。何太太道：我就不懂你是個什麼臭脾氣！我看別人在電影院裏，一對一對多的很，都是有說有笑的。怎樣我和你去，你就討厭？何劍塵道：你要知道那一對一對的，未必是像我們這一樣的關係，有一天不是約着到電影院裏去說話的，你說他們坐在一處，應該說話不應該說話？何太太聽了這話，很不以爲然，本想駁何劍塵幾句，因爲李



冬青在當面，有許多話不便說，便牽着李冬青的衫袖道：時候到了，走罷。不要說閑話，耽誤了我們的電影。李冬青站起來對楊杏園微微的鞠了一躬，笑着說道：再會。便用手牽了一牽衣服，同何太太走了。楊杏園對何劍塵笑道：我來的不湊巧，誤了你給太太一趟翻譯的差事。何劍塵也笑道：這個差事，要未結婚的時候才有趣味，結了婚以後，就沒有意思。楊杏園道：此話當真，我看許多朋友在未婚的時候，歇不了一天不見他的未婚夫人。到那裏去玩的時候，總是一對一結了婚，只三五個月，便淡下來。不但和他的夫人一路出去，有時出去玩的時候，還要隱瞞起來，不讓他夫人知道，這個理由安在，我實在不明白。何劍塵道：這却不可以言語形容的，你叫我說，我也說不出來，將來你結了婚，你就自然知道了。楊杏園道：我連未婚的人兒還沒有，怎樣就談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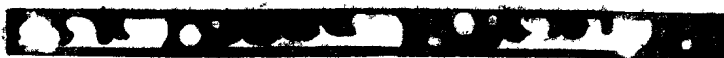
結婚的事！何劍塵笑道：你想找個未婚的人兒？我路上却有個人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不知道什麼緣故，心裏先卜通跳了一下。又微微的一笑，然後說道：你這個願心，許得早了，還是你夫人要過門的時候許的哩。說着靠在椅子上伸了一個懶腰，兩隻腳架起來，搖曳不定，望着何劍塵笑。何劍塵道：不錯，這話是我說的。你要知道那個時候我說這話，是有目標的，打算給你做一個現成的媒。楊杏園聽他這話，明知道他是指梨雲，不覺黯然神傷，說道：日子真快，梨雲已經死了一百多天了。何劍塵道：清明節快到了，你要到義地去，告訴我一聲，我和你同去一祭。楊杏園道：不是你說，我到忘記了。說到這裏，又長歎了一聲道：七千里紀鼓郵程，家山何處？一百六禁烟時節，野祭堪憐。我是免不了要去，不過去，又要叫我幾天難過。何劍塵道：你念的這聯四六，我好熟，好像在



那裏看過楊杏園道：花月痕上雙鴛祠的碑文，你怎樣不記得？說起花月痕，我又想起來了，我那和張船山梅花詩的八首本事詩，我完全是仿花月痕的意思，你爲什麼告訴密斯李？他要我送給他看，我怎麼拿得出手？何劍塵笑道：好在你是個倚馬才高的人，你不會再做八首嗎？何劍塵說了這話，望着他微笑了一笑，楊杏園倒不好意思，以爲他這笑裏面，很有些皮裏陽秋呢。又閑談了一會，由詩談到桃花，楊杏園道：白過了一大半春天，很是可惜，明天我們同到萬牲園看桃花去，好不好？何劍塵順口答應好，楊杏園就約着明天十二點鐘一路去，他才回家。誰知到了次日，他去找何劍塵時，何劍塵已不在家，他一股子高興，又不願算了，便一個人出西直門到萬牲園來。這一日，天氣還是和暖，風又小，塵土都沒有吹起來，走進園去，那些杈杈桎桎的樹木，都發了



很深的芽，樹上東一撮子嫩綠，西一撮子淡黃。太陽照在身上，背上發熱，樹枝子擺動，微風吹在臉上，很是爽快，雖然北方春遲，春色還淺，可是這一看去，滿目都勃勃的有生氣了。走進動物園，順腳踏上木橋，俯看着河裏的水，帶着一點兒淡綠色。岸邊鐵網裏的水禽，鴛鴦、鵝鴨之類，都在水裏游泳。內中有一對錦鴨，在那裏洗澡，他把脖子插進水裏，隨着鑽進半截身子，然後再由水裏鑽出來，那水從背上流下去，好像撒了一把珠子一樣，煞是好看。想起春江水暖鴨先知，那一句詩，不覺提起了一股詩興。看了一會鴨子，走出動物園，向着石路順步走去，無意中走着，不覺踏上小道，離開幽風堂那邊遠了。這一帶都是菜地和果木園，有些園裏的園丁，正背着太陽，蹲在地裏種什麼東西。幾隻喜鵲在地裏跳着找東西吃，并不怕人。遠望園的北邊，一路柳樹林子，在



太陽光裏，列了一排非烟非雲的翠霧。三三兩兩的遊人，都在樹底下走來走去。楊杏園走的這邊，却是空蕩蕩的，寂無聲息。他背着手走了去。四圍一看，並不看見整片的桃花，正在奇怪，回身看見地下插了一塊木牌，上面寫着桃林兩個字，想道：這就是桃園嗎？一看附近的樹上，果然有三朶兩朶的花，其餘樹枝子上，綻着珠子似的，滿排了未開的花蕊。想道：原來還沒有到開花的時候，還是來得早了。步過桃園，是暢觀樓的對過，三架小橋，犬牙相錯的架着。這面前的一架木橋，對過有一樹半白半紅的花，樹枝斜伸在水面上，水裏頭也有一樹花影子。風吹過去，水波蕩漾，那水裏的花影，隨着水浪也都搖動起來。楊杏園看見這種景致，不覺暗地裏喝了一聲彩，便一直走到橋邊去。這時，風已一陣大似一陣了，這一樹花，被風吹得花枝顫動，撲撲簌簌，只是望下

落只一會兒工夫，草地上水面上落了一片的花，那水裏的花影子照得模模糊糊，也是一陣一陣的，浮上花片影子來。楊杏園隔着木橋，呆呆的看了一會子，信步走上木橋，扶着欄干，看那水裏的花影，又抬頭看那一樹花，花片依舊的篩將下來，他忽然想起五個字，紅飛花影瘦。自己想道：這到是一句詞，回頭回去，我把他湊着填起來。想着一直走過木橋，走到樹下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株杏花，滿樹已開得十分爛漫，一朵花蕊也沒有了。這個地方，本很僻靜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他在杏樹底下，徘徊了一陣子，想起來了，前兩年在這地方，曾和朋友遊過，有一株杏樹，不過一人來高，還說他弱小可憐呢，那正是這株樹。今日重逢，不料有這樣大，真是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了。一個人扶着樹的幹子，癡站了一會，風是已經住了，那樹上的花，還是有一片，沒一片的落下來，飄

飄蕩蕩，只在空裏打翻身，落到地下去。楊杏園便念道：葉暗乳鴉啼，風定老紅猶落。又歎道：這地方，渺無人跡，就剩下這一樹搖落不定的杏花，他像我這落拓人羣，飄泊無所之的楊杏園一樣啊。這樹杏花雖然獨生在這野橋流水的地方，還有我來憑弔他，只是我呢？想到這裏，長歎了一聲，便在杏花旁邊，找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了下去，兩隻腿並着曲站起來，兩隻胳膊撐着膝蓋托着臉，望着杏花出神，不知身在何所。坐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，也忘記了回去。正在出神，忽然有個

人站在身邊，叫了一聲楊先生。楊杏園猛可的醒了過來，抬頭一看，却是一個穿童子軍制服的小孩子，也不過十歲上下年紀。楊杏園站了起來，對那小孩子笑道：兄弟，你錯認了人吧？你認識我嗎？那小孩子被他一問，把臉臊得通紅，把一個右手的食指，在嘴裏啣着，說不出話來。



楊杏園看見，不覺好笑，便攜着他的左手道：我姓是姓楊，你怎樣知道？那小孩子轉過身去，用右手一指道：我姐姐說的。楊杏園順着他的手看去，只見那邊木欄橋上，站着一位姑娘，灰色衣服，黑裙子，那風由上風頭吹動他的裙子，只在木欄干上，拂來拂去。楊杏園認得是李冬青女士，還沒有招呼出口，那邊早是臨風點首，笑盈盈的說道：楊先生。楊杏園牽着小孩子的手，一路迎上前去，對他點了一個頭。走到橋上，楊杏園指着小孩子道：這是令弟。又牽着小孩子的手道：叫什麼名字？小孩子勉強答應了「小麟」兩個字。李冬青笑道：是的，沒出息，見人說不出話。楊先生就是一個人來麼？楊杏園道：本來約着劍塵兄來的。他臨時爽約，我又不願打回興頭去，所以一個人來了。李冬青笑道：楊先生又在樹下尋詩吧？我在這裏看見好一會了。楊杏園道：我覺得這地方，很



是僻靜，這一樹殘花，一灣流水，十分可愛，就坐在這地方休息一會子，說時回頭一看，太陽光已射在樹杪上。樹的下半截，都沒有陽光了。便說道：時候不早，我也要回去了。李冬青扶着小麟的肩膀道：我們也回去罷。不知不覺，三個人便順着一條石路，慢慢的走回。李冬青笑着對楊杏園道：楊先生剛才在杏花底下坐了許久，一定做了幾首杏花詩。楊杏園道：我的思索，向來枯槁，做起詩來，總要伏案構思，一個字一個字，慢慢的填去，那裏能夠隨隨便便，就做得出來？李冬青笑道：太客氣了，只怕對牛彈琴，做好了詩，也不能告訴我們呢。楊杏園道：笑話！笑話！李女士不信，去問劍塵兄便知道。我是常說的，李女士的學問，我最佩服！李冬青笑了一笑，搖一搖頭說道：我不過是個失了學的中學生，那裏談得到學問二字呢？三個人一路走着，楊杏園和李冬青只顧說客